

玉谿生詩箋注

冊一

中國經濟地理

一

玉谿生詩箋注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原刻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別集類

李義山詩集三卷

內府藏本

唐李商隱撰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開成二年進士釋褐祕書省校書郎調宏農尉會昌二年又以書判拔萃王茂元鎮河陽辟爲掌書記歷佐幕府終於東川節度判官檢校工部郎中事迹具唐書文藝傳商隱詩與溫庭筠齊名詞皆縟麗然庭筠多綺羅脂粉之詞而商隱感時傷事尙頗得風人之旨故蔡寬夫詩話載王安石之語以爲唐人能學老杜而得其藩籬者惟商隱一人自宋楊億劉子儀等沿其流波作西崑唱酬集詩家遂有

西崑體致伶官有擣搗之譏劉攽載之中山
詩話以爲口實元祐諸人起而矯之終宋之
世作詩者不以爲宗胡仔漁隱叢話至摘其
馬崑詩渾河中詩詆爲淺近後江西一派漸
流於生硬粗鄙詩家又退而講溫李自釋道
源以後注其詩者凡數家大抵刻意推求務
爲深解以爲一字一句皆屬寓言而無題諸
篇穿鑿尤甚今考商隱府罷詩中有楚雨含
情皆有託句則偕夫婦以喻君臣固嘗自道
然無題之中有確有寄託者來是空言去絕
蹤之類是也有戲爲艷體者近知名阿侯之
類是也有實屬狎邪者昨夜星辰昨夜風之
類是也有失去本題者萬里風波一葉舟之

類是也有與無題相連悞合爲一者幽人不
倦賞之類是也其摘首二字爲題如碧城錦
瑟諸篇亦同此例一概以美人香草解之殊
乖本旨至於流俗傳誦多錄其綺艷之作如
集中有感二首之類選本從無及之者取所
短而遺所長益失之矣

李義山詩注三卷附錄一卷

通行本

國朝朱鶴齡撰鶴齡有尚書埤傳已著錄李商
隱詩舊有劉克張文亮二家注本後俱不傳
故元好問論詩絕句有詩家總愛西崑好只

恨無人作鄭箋之語

按西崑體乃宋楊億等摹擬商

殊爲謬誤謹附訂於此

明末釋道源始爲作注王士禎論

詩絕句所謂懶祭曾驚博奧殫一篇錦瑟解

人難千秋毛鄭功臣在尙有彌天釋道安者
卽爲道源是注作也然其書徵引雖繁實冗
雜寡要多不得古人之意鶴齡刪取其什一
補輯其什九以成此注後來注商隱集者如
程夢星姚培謙馮浩諸家大抵以鶴齡爲藍
本而補正其闕誤惟商隱以婚於王茂元之
故爲令狐絢所擠淪落終身特文士輕於去
就苟且目前之常態鶴齡必以爲茂元黨李
德裕絢父子黨牛僧孺商隱之從茂元爲擇
木之智渙邱之公然則令狐楚方盛之時何
以從之受學令狐絢見讎之後何以又屢啓
陳情新舊唐書班班具在鶴齡所論未免爲
回護之詞至謂其詩寄託深微多寓忠憤不

同於溫庭筠段成式綺靡香豔之詞則所見
特深爲從來論者所未及惟所作年譜於商
隱出處及時事頗有疎漏故多爲馮浩注本
所糾又如有感二首詠文宗甘露之變者引
錢龍惕之箋以李訓鄭注爲奉天討死國難
則觸於明末璫禍有激而言與詩中如何本
初輩自取屈釐誅臨危對盧植始悔用龐萌
諸句顯爲背觸殊失商隱之本旨又重有感
一首所謂竇融表已來關右陶侃軍宜次石
頭者竟以稱兵犯闕望劉從諫漢十常侍之
已事獨未聞乎鶴齡又引龍惕之語不加駁
正亦未免牽就其詞然大旨在於通所可知
而闕所不知絕不牽合新舊唐書務爲穿鑿

其摧陷廓清之功固超出諸家之上矣

李義山文集箋注十卷

通行本

國朝徐樹穀箋徐炯注樹穀字藝初康熙乙丑進士官至山東道監察御史炯字章仲康熙壬戌進士官至直隸巡道皆崑山人考舊唐書李商隱傳稱有表狀集四十卷新唐書藝文志稱李商隱樊南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玉溪生詩三卷文賦一卷宋史藝文志稱李商隱文集八卷四六甲乙集四十卷別集二十卷詩集三卷今惟詩集三卷傳文集皆佚

國初吳江朱鶴齡始裒輯諸書編爲五卷而闕其狀之一體康熙庚午炯典試福建得其本

於林佶採摭文苑英華所載諸狀補之又補
入重陽亭銘一篇是爲今本鶴齡原本雖略
爲詮釋而多所疎漏蓋猶未竟之稿樹穀因
博考史籍證驗時事以爲之箋炯復徵其典
故訓詁以爲之注其中上崔華州書一篇樹
穀斷其非商隱作近時桐鄉馮浩注本則辨
此書爲開成二年春初作崔華州乃崔龜從
非崔戎故賈相國乃賈餗非賈耽崔宣州乃
崔鄆非崔羣引據唐書紀傳證樹穀之誤疑
又重陽亭銘一篇炯據全蜀藝文志採入馮
浩注本則辨其碑末結銜及鄉貫皆可疑知
爲舊碑漫漶楊慎僞補足之援慎僞補樊敏
柳敏二碑證炯之誤信又據成都文類採入

爲河東公上西川相國京兆公書一篇及逸句九條皆足補正此本之疎漏然上京兆公書乃案牘之文本無可取逸句尤無關宏旨故仍以此本著於錄焉

嘉慶元年六月

臣浩得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始知唐李商隱詩文集注本下蒙附及臣詳註本略加評采爰敬謹錄刊奉冠簡首

臣馮浩恭識

王谿生詩箋註總目

卷首

錢序

王序

自序

發凡

史文

年譜

贈詩

詩話

目錄

卷一

編年詩

卷二

編年詩

卷三

編年詩

卷四

編年詩

卷五

不編年詩

卷六

不編年詩

卷六 不離半指

卷五 不離半指

卷四 不離半指

卷三 不離半指

卷二 不離半指

卷一 不離半指

字譜 韻譜 精論 目錄

卷首 魏家 王京 自序 第八 史文

王欽全稿卷首

王谿生詩箋註序

余於乾隆初持服里居同學伯陽馮翁以司寇
予告在籍居第與余近朝夕過從時令孫孟亭侍
御未弱冠每侍坐間出所爲詩示余余喜而歎曰
王谿生再生矣司寇心然余言乃曰初學從王谿
入手庶不染油滑麤厲之習今承長者言當不令
改趨也又十年孟亭成進士爲名翰林擢侍御史
臺館中評騭孟亭詩者亦與余言券合壬申夏余
忽邁沉痾急請假歸丁丑冬孟亭以母憂還里去
余所居更近考業論文修乃祖洎余故事獨念余
衰白僅存情誼益篤旣孟亭服闋以舊有心疾時
發時止未得赴補因素愛王谿詩文惜諸家所註
各有踳駁附會舊新唐書本傳各有岐誤爰細意

鈎核發詩文之含蘊以詳譜其行年年譜定而詩之前後各得其所矣詩得其所文之前後亦莫不按部就班而本傳之同異自見於是作者之心跡大彰灼於卷帙間書成問序於余余惟昔賢聲詩蹤跡其顯晦遲早若默有定數者然同一王谿生集也余亦稍涉焉其膾炙人口詩篇未嘗不流連而諷詠之餘有闕疑者往往弗深考曩者尙書高文良公善詩愛少陵王谿兩家多所箋記頗有得解處每於來朝退食之餘余偶詣之談論至夜分不倦曾出以相示惜未成書今得孟亭箋本與二三學子首尾繙閱浹旬始得終讀挹其聲光若更異於昔日者余亦不能自解焉是可爲王谿幸而又多孟亭之深嗜孤詣爲難能也

乾隆乙酉秋九月香樹錢陳羣題於荆合齋